



罗中立——源自乡土的当代艺术精神

Luo Zhongli——The Spirit of Contemporary Art from Their Hometown

熊宜敬 Xiong Yijing

楔子

“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感情’。要感动自己，也要感动别人。”罗中立如是说。

确实，感情，尤其是对底层艰苦农民的真挚感情，无疑是罗中立艺术创作思绪中最深层的寄托与最丰沛的泉源。

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美术运动曾经的大鸣大放和五光十色中，罗中立从不追逐潮流，始终执着于描绘底层农民的乡土写实题材，享受着一种释放充沛情感的快感与一种沉淀执 坚毅的寂寞。

罗中立自1980年《父亲》油画巨作起始所建构的乡土写实内涵，于艺坛

乃至大众所引起的广大回响，何止十年磨一剑！这一剑，在默默锤炼的伏流中，串起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艰辛动荡的历史钩沉，也唤起了中国当代艺术面向国际艺坛的重要命题。

一、儿时的兴趣 终生的志向

1948年，重庆沙坪坝区仍是一个被农村包围着的初期工业城市形态，罗中立就出生于窗外尽是一片田野、山峦和庄稼的罗家。担任制图员

的父亲，是从农村迁居到沙坪坝的第一代城市居民，母亲则是子弟学校的教师。父亲除了画宣传画之外，也画水彩风景和油画肖像，环境 陶，自然使罗中立对绘画产生了兴趣；尤其每到周末，父亲都会评点罗中立兄弟四人的画，罗中立“较劲”的个性此时已然呈现，非得让自己的画得到父亲的赞许不可；于是，儿时的罗中立，已被父母、老师、邻居、朋友们认为是个很会画画的孩子，也因此，原本对绘画的“兴趣”进一步的成为罗中立小小心灵中的“志向”。

提到志向，罗中立津津乐道的回忆着少年时期的“另类理想”：“当时的发电厂都得靠大量的烧煤，嘉陵江边有专门运煤发电的砂场，须要挑煤的工人，我们这群孩子效法‘勤工俭学’，夏天里也要扛一些煤上去，看着壮硕的大人一挑就是三百斤，非常佩服。所以，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也能一次挑上三百斤的煤。”

当然，挑三百斤的煤，只是少年罗中立在当时情境下的一股冲劲，画画才是已然确立的志趣。小学毕业，就报考了峨眉电影厂的美工班，但是刚被录取，却碰到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的“三年自然灾害” 艰困时期（1959—1961），这个美工班因此停办，罗中立于是被分发到重庆沙坪坝歌乐山中学就读，校址比较偏远，是原来抗战时期国民党财经大学的旧校区。

歌乐山中学的美术教师都是科班出身，罗中立从老师那儿第一次接触到了许多俄罗斯古典绘画作品，更激励了罗中立画画的欲望，罗中立回忆：“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中国闹饥荒人人都在饿肚子，但我的斗志还在，我当时脑子里全是卧薪尝胆、凿壁借光这类勤学苦练的古代典故；甚至故意星期天不吃早饭，寒冬里赤着脚出去写生来磨练自己成为画家的意志。”那时，罗中立还给自己定下每个星期画三本速写的作业，画的全是学校和住家周遭农村景物的点点滴滴。罗中立特别喜欢俄罗斯画家列宁的作品《伏尔加河的纤夫》，因为当时长江边上有纤夫，罗中立就速写着他们奋力拉纤的形象。罗中立当时最爱读的书就是苏联作家列夫·卡西里所写的小说《初升的太阳》，故事描写着一个绘画天才的生死悲欢，罗中立崇拜天才之生，伤感天才之逝，从而激励自己追求艺术的 。

初二那年，罗中立以重庆的云雾、歌乐山的梯田和穿着蓑衣辛勤耕作的农民为内容所画的水彩画《雨后春耕》，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国际儿童画展上获了奖，五块钱人民币的奖金和一张中国儿童基金会的获奖证书，更坚定了罗中立成为画家的决心，并决定要考上四川美院附中；于是，罗中立从此画板不离身，不但上课不放下，就连初中毕业照也是背着画板照的。

罗中立自言，他的人生际遇算是幸运的，初中因峨眉电影厂美工班停招而分发到歌乐山中学，才能遇到科班出身的美术老师并且在国际竞赛上获奖。而在初中即立志要考的川美附中，因当时的自然灾害时期也停办，使得在毕业将即时颇为焦虑，还好毕业时川美附中恢复了招生，才得以踏出了实现理想的第一步。

二、农村的体验 文革的经历

机遇加上实力，1964年，罗中立以片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美院附中，罗中立的努力、勤奋，让学校老师印象深刻，还被选为班长，罗中立说：“当时我个子不大，大家都叫我‘小班长’，其实我是不大愿意的，因为当了班长，很多形式上的活动都要带头，但我只想多画些画。当时川美附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学校的气氛对我这样努力想实现理想的学生产生很大压抑，学校里最大的标语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大

#1 岁月 油画 罗中立
#2 大巴山人 油画 罗中立
#3 广安难民 油画 罗中立



家的思想激进，想要认真画点自己的东西还得偷偷摸摸，一不小心就会被列入黑名单，严重的话是要被开除的。”当时附中后面有个水塘，是夏天游泳的地方，也是假日翻过墙画画的地方，罗中立说：“那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可以整天在外面画画，敞开会！”

“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的政策，促使罗中立更深入的融进了农村生活的肌理，对于自幼即喜欢乡土田野乐趣的罗中立来说，这个政策所代表的政治含意是不重要的，罗中立只是单纯的乐于接触农民、融入乡土以充实自己的绘画题材和创作热忱。

1966年初，附中二年级的罗中立第一次离开了家乡，被分配到离家200公里的四川达县专区平昌县的马村，在这个大巴山的小村里，罗中立住进了老农民邓开选家里，这位“邓大伯”，就是罗中立成名作《父亲》的主角。回味着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隔着黑框眼镜的双眼焕发着神采，罗中立说：“学校当时的教学方针就是为政治服务，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中去教学，我们被分配的学校就在大巴山新村小学。……那晚，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的将我们这群城市里的学生围在小学的空地上，村长喊着学生

的名字，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罗中立就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被邓开选邓大伯领进了他家的土屋里，罗中立忽然觉得，那晚的蛙鸣特别响，星星特别亮……

在大巴山邓大伯家的那段日子，每天上完课，开完会，罗中立就回到邓家与邓大伯聊天，邓大伯喜欢抽旱烟，罗中立就在另一头帮着点烟，两个人边抽烟边谈天，罗中立深深记得：“邓大伯在那头吸烟，那个烟味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我一直不抽烟，但当时闻惯了都觉得非常喜欢。”第一次深入大巴山的农村生活经验，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罗中立是充实而愉悦的，因为，农村生活已成为罗中立心中最真实的感动。

在质朴又贫的大巴山与邓大伯朝夕相处了一段日子，罗中立不舍的告别了这趟烙印不灭

的农民生活体验。当他穿着满身虱子的棉袄、带着几大本速写日记返回川美附中时，“文化大革命”已然天翻地覆的为中国带来了一场历史、文化和民族的浩劫。

回到附中，罗中立也加入了红卫兵，但画画的志向，始终牵引着罗中立的情感与思绪，他没有让文革氛围下歇斯底里的激情，反而处处寻找着画画的机会。红卫兵大串连开始，罗中立和两个喜欢画画的同学志愿报名到大巴山马区，又住进了邓大伯家里，在那儿待了几个月，罗中立尽情的画了个畅快；山里农民们满布皱纹的脸庞，饱经风霜的面容，听天由命的无助……一次又一次的悸动着罗中立的心灵和画笔。

1968年，罗中立自川美附中毕业，被分配到达县钢铁厂当一名钳工，接受再教育；工作之余，也因为会画画而成了厂里专画批判专栏的宣传干事，除了应付大量政治宣传画外，也描绘工厂工人和周遭农民生活的点滴。

三、乡土的呐喊 “父亲”的悸动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四川美院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达县设点招生，然而，报考川美，罗中立一开始是被动的：“那时我的连环画专栏办得很好，在县城里小有名气，是跟我学画的孩子问我要不要报考川美，我才知道有这回事，而且，我当时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夫人陈柏锦也正好打电话来，认为这个机会很好，希望我去报考，我才去报了名的。”

但是，罗中立报名时已经错过了规定时间，被招生的革委会里负责的工人拒绝了，还好革委会里有个老师认识罗中立，帮他说了情，才赶上了报名，而顺利的考进了四川美术学院。

对于报考川美，罗中立透露了另外一个原因，他笑着说：“当时我中专毕业的工资还不到30元，而大学生的待遇有50多元，而且当时正准备成家，要自己买材料，作家具，都是花费，所以考上大学，就可以减轻负担。其实，考川美的出发点有一部分是蛮平庸的，不过，总是又再度唤起了我自儿时立下作为一个画家志向的热情。”

进了川美，刚开始罗中立并没有着力在油画上，而大部份时间都在画连环画，到了大学二年级，第四届全国美展掀起了美院学生创作的热情，也有同学的油画得了奖，于是又激起了罗中立“较劲”的激情，加上当时班上有油画画得好的同学，落罗中立就是因为画不来油画才画连环画，更让罗中立赌上了气，决定非画出一件好油画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在心里，让罗中立最熟悉、最深刻、最具有情感寄托的素材，就是源自于幼时对乡间田野的



依恋和在大巴山与邓大伯这群贫山村农民们朝夕相处的感动。于是，罗中立的脑海里开始梳理着底层农民生存状态的点点滴滴……自然灾害时期，一个农民表弟为了养活全家以50斤玉米卖身到贵州；两个姑姑活活饿死的惨景；邓大伯独子无钱治病含泪而死的的嘘；贫农村民尽菜色、路有饿的不忍卒睹……这幕幕苦楚的场景，触动了罗中立以画作来倾诉农民命运的冲动。

川美二年级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罗中立回到重庆，在公路边的公厕旁边一个收粪的老农守着宝贝一样看守着粪坑，罗中立至今记忆犹深：

“那天看到他时天已黑了，阴雨绵绵的又湿又冷，但老农却麻木似的坚守着公厕，完全不知这天是大年三十除夕的感受。”回家后，罗中立立刻速写了很多关于收粪农民的场景，准备作为油画参展的题材。而后，开始思考着农民、肥料、土地、粮食、衣食父母、城乡差距……等问题，又草拟了以农民捡粮食为内容的题材。接着，罗中立又回到了大巴山素材的整理，将邓大伯的相关照片和草稿作了一次汇整，心中又有了新的构思。

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翻阅一本介绍超写实主义的杂志，里面刊载了一篇评论美国画家克洛斯的文，虽然画幅刊登的不大，但评论文字很精彩，形容这幅高达四英尺的超写实头像给予作者所带来的震撼。忽然间，罗中立灵光乍现，决定要把农民头像放大成领袖像那样的巨大尺寸，画出一

1 #1-2 拥抱系列 布面油画 罗中立



一个饱经沧桑、贫困质朴的中国农民肖像，将时代的、岁月的刻痕、命运的苦涩……都表现在这个平凡老农的面容上。

罗中立回到宿舍，在激动的亢奋中完成了至今仍对中国艺坛具有重大影响的巨作《父亲》！

1980年12月，罗中立这幅超写实肖像巨作《我的父亲》被送到了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立即引起了所有评委的注意，评委之一的吴冠中建议将画题改为《父亲》，吴冠中认为，这件作品已概括了中国上一代父亲的历史形象。开展之后，《父亲》一画引起社会巨大回响，评委会慎重考虑后决定设置“观众评奖”的环节，结果，《父亲》获得了超过800张的投票，超出第二名逾700票而夺下金奖，几乎全国所有的媒体都发表了这幅巨作，各种面向的评论也接踵而来。罗中立的超写实油画《父亲》，不但证明自己发之于真挚情感的艺术表现能力，同时，也为中国当代美术运动发展史上烙下了最具有“中国性”的历史印记。

罗中立当时曾在《美术》杂志上谈到创作《父亲》的动机：“……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的向我袭来，杨白劳、祥林嫂、润土、阿Q……生活中的、作品中的、外国的，乱糟糟地挤到了我眼前。我不曾知道他今天吃了些什么度过的，我回家取了两块月饼给他送去，好久他说不出一句话，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定因他太老实，才叫他来干这份苦差。事情常常是这样的，老实的农民总是吃亏，这我知道。我要为他们喊叫！这就是我构思这幅画的最初冲动。”

《父亲》一画家喻户晓，更坚定了罗中立一辈子描绘农民生活的信心，要画出这些平凡坚毅的农民们的悲、欢、喜、怒、爱、恶、欲，罗中立说：“我觉得作品应有人民性，作品应和多数观众起一种感情上的交流和共鸣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真实的感情。”

四、欧美的视野 理想的坚持

《父亲》的声名大噪，使年轻的罗中立在美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1983年底，国家文化单位亲自点名让罗中立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深造。罗中立回忆：“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公费出国留学的第一批人，当时明确的任务就是让我们临摹一批西方名画回来成立中国的临摹馆。那时的中国领导高层非常急迫的想学习西方各方面先进的知识和方法，来迅速的改变中国。”

1984年至1986年两年间，罗中立游历了13个国家，参观了各个重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也临摹了许多名作，还曾在罗浮宫临摹了三个月，视野大为开拓。罗中立说：“除了流连于美术馆、博物馆之外，也拜访了许多海外的华人画家，包括巴黎的彭万、陈英德，纽约的姚庆章、夏阳、韩湘宁等等，通过交流也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留学国外两年多，罗中立对于西方的古代和当代艺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之后，罗中立没有盲目的投入西方艺术的怀抱，而开始思考艺术创作的未来，罗中立说：“我立即想到，如果我和西方艺术家在欧美同台展出，我应该提出什么样的作品？我始终觉得应该是具有中国元素、中国文化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回国继续画我心中的农民。”罗中立觉得自己负有一种责任，就是表现在素乱的大时代中苦难中国农民的生活和文化，让现实主义的中国题材写实油画能在国际艺坛引起回响。

罗中立非常坚定的认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即使是在欧洲也没有走到尽头，更不用说在全世界范围了。现实主义扎根于生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不断发展着的，现实主义也会永远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现实主义不是机械的模仿现实，而是通过感情体验、把握，艺术地再现现实，只要作者对现实生活是真诚和充满感情的，那么他表现的画面也必然是不会重复别人和有个性化的。”

1986年，罗中立回到中国，回到川美任教，而当时中国当代艺术运动，正是“85新潮”如火如荼的高峰，乡土、农民……的时代烙印，几乎被新兴的各个流派所灭，罗中立却极为清醒的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面对现实，他早已决定自己的艺术道途，宁愿在五光十色的艺术浪潮中离群索居，让自己化身为勤耕中国写实乡土艺术的的农民。

回国后，罗中立埋首创作，画得异常勤奋，每天早出晚归，在画室里孕育着一本一本的草稿，创作出一张一张属于中国人的油画！

出国见闻，在艺术创作上罗中立更坚定了藉由油画为中国农民乡土呐喊的抱负，而在汲取西方养分上，罗中立也极为果决的大步向前。1988年左右，罗中立策划修建“都江堰工作室”，因为，在国外游历的过程中，罗中立已感受到郊区生活模式的开阔与自由，对于艺术家来说，更需要远离尘嚣的空间，虽然，当时不少人觉得罗中立的计划太疯狂，到那远的地方建工作室，要去还得搭一趟夜班火车。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在郊区兴建工作室的趋势，即验证了罗中立当年的先见之名。

罗中立的都江堰工作室规划，获得了政府的支持，给了五十多亩地，每亩一两万块钱，罗中立号召了近20位艺术家参与工作室群专案，1990年建成，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兴建艺术工作室群的先声。

五、院长的魄力 川美的再造

1990年代后期，四川美院老院长退休，学校群龙无首，管理松散，陷入混乱局面中，结果，罗中立被学校教职员工票选出来担当院长大任，使罗中立面临了行政职务和艺术创作的抉择。在母校最需要他的关键时刻，罗中立牺牲了自己许多的创作和展览计划，在1998年一肩扛起四川美院的重整大任。

虽然，全球巡展计划、每年个展的规划都取消，积累的创作画稿也得全部暂停，罗中立新任院长，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较劲”性格让川美改头换面，获得新生。罗中立说：“是川美的特殊历史背景，将我推上这个位置。当时川美的官僚体系处在低谷，教职员工和同学们自发性的将我这样一个未经行政磨练的普通老师推上了院长职位，既然大家和我都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当然会全力付出，把每一天当作一件作品来完成。”罗中立笑着说：“因为我没有官僚体系的包袱，一切都依自己的想法来做，大刀阔斧的改革，把不好的制度改掉，把多余的机构砍掉，把不适任的人拔掉，要引进人才，要实现聘任制度，要给有才华的师生提供工作室……”就这样，特立独行的“川美现象”在中国艺坛发光发热！

罗中立领导下的四川美院，是中国艺术院校中学风最自由的，也采取学术与市场兼重的独特教育方针，罗中方如此比喻：“这是‘体制’与‘江湖’的并行。”不过，罗中立也强调，虽然川美是学术体制与艺术市场并重，具有高度的包容力和尊重师生个人创作的观点与主张，但仍然有底线，要把握在一个“度”上，这个观念，恰恰符合了中国人“没有规矩不足以成方圆”的至理。



#1 过河系列 布面油画 罗中立

#2 雷雨系列 布面油画 罗中立



由于接任初期学校经费不足，罗中立为了强化艺术工作室的建设，2000年时，特地到重庆市政府找到专管教育的市长要到一笔钱，修了一栋综合楼，一半教学用，一半则规划成108套工作室。罗中立打趣说：“这是梁山泊108条好汉的想法，若川美能养成108位优秀艺术家，就天下无敌了。”事实上，这108套工作室加上坦克库约百间工作室和完全给学生用的仓库，川美黄坪老校区就有240间左右的工作室，这已是中国艺术院校中规模最大、系统最完备和最具管理性的工作室环境了。

强化设置工作室的目的，罗中立表示：“我希望川美的学生在学校做基础训练的同时，也能同步进行创作，在毕业创作之前，就有其他创作的经验及作品出现。如果学生只有毕业创作，一进入艺术职场，这种刚刚萌发的势头就必然会受到消减，很多素质不错的艺术新人就会被现实生活所没。所以我认为在学校就要给学生持续磨练的机会，而提供工作室环境让他们有条件的持续创作，就是川美最实际的体现。”罗中立是这么想的：“如果每天晚上10点以后还有三分之一的工作室灯还是亮着的，那川美就非常有希望了。”

六、美育的理想 筑梦的未来

川美的与众不同，不仅仅是学校教育方针和学习风气，甚至扩展到对校区周遭生活环境乃至整个城市的感化。黄坪老校区外街道两旁的高矮楼房布满了色彩纷的涂鸦艺术，大部分都是由底层民工“棒棒”所完成的；住宅社区的进口，都是打造文化环境的标语；城市街道上许多重要的“城雕”，也尽是川美师生的规划创作。四川美院，早已是重庆过往和现在乃至未来的一道文化彩虹。

2003年，重庆市政府启动了虎溪大学城的建设专案，罗中立立即为四川美院的未来展开了规划，罗中立说：“新校区是一个历史的机会，政府有经费的支持，就一定要为实现理想来做出一个特殊的样貌。”于是，早年留学国外的经验累积给予罗中立建造一所中国“森林大学”的蓝图。在1000亩的新校区里，罗中立挽留了原来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两户农民，让他们保持原有的



生活方式，畜养牲口，自由农耕，不但每月发放工资维持农民的日常生活，每季收成的农产品也由学校收购使用。罗中立认为：“任何东西都需要有个历史，新建的东西缺乏这些，就是件很遗憾的事。”罗中立毕生对农民的深厚情感，当然也成为川美新校区的滋养。

川美新校区保留了原来的农业生态，景观以坡地生态为背景，建筑则依“生态化、园林化、大空间、低成本”的要求兴建。2010年新校区全部建成，随坡而筑的起伏路面极具动感，广植树木的绿化程度，仿佛回到自然；漫步校园，不时会出现满布青苔、古意盎然的古老民宅石雕、构件乃至牌坊；罗中立并邀请了方力钧为新校区创作了雕塑作品《天有多高》，王广义、岳敏君、张晓刚也将陆续为新校区增添新作，校区各个角落，也遍布着川美师生的优秀景观作品；而校门前的一座新颖建物，则满了川美历届校友的姓

名……川美新校区，将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现状紧密串连，将自然的纯朴与文明的进化交相融合。这一路走来，川美院长的苦与乐，总算有了集大成式的归属与圆满，罗中立为教育奉献而牺牲创作计划的报偿，在新校区建成后，仿佛像完成了一件伟大的“行为艺术”一般，获得了解与慰安。望着新校区5万4千平方米的庞大“虎溪工作室”建筑，已可预见这里又将是一片艺术新苗的乐土，就像新校区里罗中立实现植树梦想一般，盼望着川美新校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可以是年轻艺术学子追寻艺术之梦的基石。

- #1 过河系列 布面油画 罗中立
- #2 巴山夜语系列 油画 罗中立



#1

结语

“行政是过渡，专业是一生。”罗中立终究以艺术创作生命依归。在老校区工作室里，罗中立将一幅幅大约40×40公分的油画速写在地板上摊开来，每一幅小画，在厚亮坚实的色彩与笔触中，似乎都透露着在繁忙行政事务中仍潺潺流淌的农民刻记、乡土印痕。

罗中立说：“我就是要画，这些画，都是我在有限的行政余暇用很快的速度将我平常想画的东西记录下来。经由画画的过程，让自己保持一个创作不‘断’的‘状态’，让绘画的专业不被行政磨光。”“我随时都在画，酒店信封、飞机上呕吐袋、会议纸的背面……都会有我的手稿，即使开会无法用手绘时，也会用‘心’作画。”罗中立笑着说：“虽然体制内必须开很多会，但我尽量一星期开二次会就好，而且每次最好都不要超过1小时，这也可以给自己争取画画的时间。如果我在工作室里，吃饭时间是无法叫我回去的，因为我不希望创作的‘状态’被打断。”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来维持绘画的“状态”，也无怪乎繁忙如罗中立，依然有如此丰沛的作品呈现。

“我是属于劳动型的人，既然艺术创作是一生的志向，就要勤奋的去

做。我觉得画画的人心里要清明，不要管别人怎么将你归类，我是不太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的，我只想画，包括展览，出版……等事物，都是别人帮我做的。基本上，我是屏蔽所有的资讯，只想着自己的目标。也许，是因为自身成长的经历和个性，我耐得住寂寞，我可以自娱自乐，只一心朝着大的目标努力。”罗中立谦虚的笑称自己是“笨鸟慢飞”。他在创作上都是一系列一系列的画，而且画的很勤、很多，他说：“我需要一个量来锤炼自己，累积经验，而我始终以描绘农民乡土题材为职志。”

有些人认为罗中立的农民乡土题材过于重复，罗中立确有着极为明确的坚持：“重复，是在既有的题材和经验中发掘更多的真理，绝非如产品复制般的功利心态，即使不同画幅中一条看似相同的线条，细细体会，都会获得新的感动和

启发。我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寻找不同感觉的人，就如科学家一样，在相同的容器中不断的重复、实验，而后才有新的发现。”

在重复中寻找惊奇，而每一幅农民乡土题材的作品都具有动人的感染力，夸张的肢体、表情，毫无掩饰的呈现着农民生活的拙朴与纯真，这些具有“情节张力”的内容，除了罗中立深入农民生活所凝练的醇厚情感，就是从青年时期“连环画”的经验与本领累积而来。

罗中立说：“我一直喜欢画连环画，连环画提供了很多描绘人物的摹写基础，在小小的方块里就得表达出人物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这些训练，都使我往后在构思油画内容时能够信手拈来。在文革时期，所有的画种都被运用在为政治服务上，我将之视为一种技术的锻炼，如大墙面的油画、大批判的连环图等，记得当时我和陈逸飞、陈丹青、高小华，都出过连环画的集子。”罗中立笑称：“在学校时，我画连环画是有稿酬的，而其他同学即使有稿本也画不来，当时还挺得意的，毕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有特点，才有底气。连环画在当时就成了我的‘底气’。”

近几年，罗中立的乡土农民题材作品造型更加的疏放、色彩更加的鲜明，上个世纪中后期的艰苦农民形象，已渐渐走向历史的沉淀，如今，罗中立在技法和观念上再次的深入民间的常民艺术养分，如剪纸、绣像、年画、木刻、石雕、图腾，都成为罗中立新作的运用与思考元素，也营造出罗中立更为鲜明的个人风格。

对于四川美院的奉献，院长罗中立已将川美推向“全世界最开放、最包容、最自由的艺术学府”的里程碑；对于艺术创作的坚持，画家罗中立在跳脱西方艺术，建立纯粹的中国当代绘画精神上，正全力以赴的要在国际画坛上取得话语权。

罗中立说：“在历史长河中，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是身为艺术家毕生的追求。而中国当代艺术，更需要在国际艺坛上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传统与土壤滋养的鲜明精神！”。



#2

#1 饮 雕塑 罗中立
#2 叠罗汉 雕塑 罗中立